


김영하

哥哥回来了

오빠가 돌아왔다

[韩国]金英夏 著 薛舟 译

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김영하

哥哥回来了

오빠가 돌아왔다

| 韩国 | 金英夏 著 薛舟 译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哥哥回来了/(韩)金英夏著;薛舟译.—上海:
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4
ISBN 978-7-5321-5170-7

I. ①哥… II. ①金… ②薛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韩国—现代 IV. ①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61368 号

Kim Young-ha 오빠가 돌아왔다

오빠가 돌아왔다 © 2010 by Kim Young-ha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
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
with Lippincott Massie McQuilkon,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3-874

总策划:黄育海
责任编辑:秦静
特约策划:蔡耘
封面设计:张志全

哥哥回来了

[韩]金英夏 著
薛舟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电子信箱:cslem@public1.sta.net.cn
网址:www.slcm.com

总发行所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.25 字数 129,000

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170-7/1·4080 定价:22.00元

短篇小说的物理

——“短经典”总序

王安忆

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，它们极具弹性，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。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，而在于内部的结构。作为叙事艺术，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，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，就更是无处逃避讲故事的职责。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，许是有周旋的余地，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，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？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。在这繁衍的过程中，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，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，也允许稍作旁骛，甚至停留。短篇却不成了，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，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。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、有什么可被省略，倘若如此，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，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。所以，并不是简化的方式，而是什么呢？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，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“优雅”与否为判别标准。“优雅”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？爱因斯坦的意见是：“尽可能地简单，但却不能再行简化。”我以

为这个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。也因此，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，就是优雅。

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，我想短篇小说应该一个晚上讲完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。那时候，还没有电力照明，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，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，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。即便是《天方夜谭》里的谢赫拉查达，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，可实际上，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的。每晚，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，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。这么看来，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的，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，让人物入套，再解开扣，让套中人物脱身。还可能，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，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？那个时代里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，没有掩体可作迂回。

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。负责任的讲述者，比如法国的莫泊桑，他著名的《项链》，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，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，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。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，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。理由是充分的，但也不能太过拥簇，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，缺乏回味。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，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，可舒张自如，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。再比如法国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讲法国被占领、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，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。倘若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，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。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，自有它们的道理。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，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？独具慧眼，从细部观望全局。也是天性所致，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，

福楼拜的长篇，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，天衣无缝，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。普鲁斯特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，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，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，最终将光一揽收尽，达到饱和。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，切割面越多，收进光越多，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，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。

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，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，比如契诃夫的短篇。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，胸襟阔大，和这个民族的生存环境、地理气候有关，森林、河流、田野、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，都是大块大块，重量级的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，也毫不轻薄，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，他的《小官吏之死》、《变色龙》、《套中人》，都是短小精悍之作，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。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，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，入木三分，由于聚焦过度，就有些变形，变得荒谬，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。还有柯罗连科，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，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，比如《怪女子》，在流放途中，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——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，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，在屠格涅夫《白净草原》中是篝火，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则是客厅里的壁炉，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，时间便也延长了，就靠讲故事来打发，而在《怪女子》里，是驿站里的火炉。一个短暂的邂逅，恰适合短篇小说，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，可超出事情本身，不停地伸展外延，直向茫茫天地。还有蒲宁，《轻盈的呼吸》。在俄罗斯小说家，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。一个少女，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，仅是些片鳞断爪，最后随风而去，存入老处

女盲目而虔诚的心中，彼此慰藉。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，必然有潜在的凝聚力。俄国人就是鼎力足，东西小，却压秤，如同陨石一般，速度加重力，直指人心。

要谈短篇小说，是绕不开欧·亨利的，他的故事，都是圆满的，似乎太过圆满，也就太过负责任，不会让人的期望落空，满足是满足，终究缺乏回味。这就是美国人，新大陆的移民，根基有些浅，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，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“老娘土”，轻便灵巧，又可因地制宜。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，要将手艺活练好了，暗藏机巧，不露破绽。好比俗话说：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。欧·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，例如《麦琪的礼物》，例如《最后的常春藤叶子》，围坐在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，发几声叹息，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。多少年过去，到了卡佛，外乡人的村气脱净，已得教化，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，也暧昧多了，有些极简主义，又有些像谜，谜面的条件很有限，就是刁钻的谜语，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。是供阅读的故事，也是供诠释的故事，是故事的书面化，于是也就更接近“短篇小说”的概念。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，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，这责任在于，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，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。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，而不是读者。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，他总是最大限度地传达出来，比如《为埃斯米而作》，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，倘若在卡佛，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，然后转身而去，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。说的有些多了，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微妙。就算是多说，依然是

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。还是那句话，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，倘是中长篇，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，而短篇小说，邂逅就只是邂逅。困惑在于，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，只能做有限的事，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。也许是太耗心血了，所以他写得不多，简直不像职业作家，而是个玩票的。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，惟有职业性写作，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。

意大利的路伊吉·皮兰德娄，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。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，像卡尔维诺，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，可以看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，也可看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，看什么都是故事。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，点石成金，不论什么，一经传说，就成了有头有尾的故事。比如，皮兰德娄的《标本鸟》，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，决心与命运抗争，医药、营养、节欲、锻炼，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，要照民间传说，就可以放心说出，“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”，可是在这里，事情却还没有完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？再也想不到，他还有最后一搏，就是开枪自杀，最后掌握了命运！这就不是童话传说，而是短篇小说。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，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，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，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。而于常态，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，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，可多少晦涩了。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，英国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，爱尔兰的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则是一个例外，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，供我们窥视，有些俄国人的气质。依我看，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，大约也因

为此，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。

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，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，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，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。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，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，黑井千次先生可算领潮流之先。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，名叫《YO—YO》，写一对男女相遇，互相买春，头一日她买他，下一日他买她，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，等到最后，一张钱也不剩，买春便告罄结束。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《鲑鱼》的小说，小说中妻子给闺密写信，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，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，“他完全像鲑鱼那样，拼命地溯流而归……”浅田次郎的短篇《铁道员》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，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，他自述是“发生在你身上……温柔的奇迹”，这也符合我的观念，短篇小说要有奇情，而“温柔的奇迹”真是一个好说法，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。相比之下，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，简洁而多义，扼要而模糊，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，比如说著名的《聊斋志异》，都是好短篇，比如《王六郎》，一仙一俗，聚散离合，相识相知，是古代版的《断背山》，却不是那么悲情，而是欣悦！简直令人觉着诡异，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，竟可以伸缩自如，缓急相宜，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，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！

现在，“短经典”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，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，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？

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

目 录

001	哥哥回来了
026	卖影子的男人
053	珍宝船
089	搬家
110	虽然我爱你……
136	你的意义
161	圣诞颂歌
180	最后的客人

哥哥回来了

哥哥回来了。旁边带着个丑陋的女孩子。虽然化了妆，却盖不住脸上的稚气。十七，要不十八？我猜对了。十七。才比我大三岁。看来要一起住一段时间了。哥哥脱掉尖溜溜的破皮鞋，上了板炕。进别人家哪有那么容易啊。女孩躲在哥哥背后，羞答答地发着抖。哥哥拉过女孩的胳膊，说快上来。爸爸无可奈何地盯着他们俩。“我要把你们这对狗男女……”爸爸说着，从房间里拎着棒球棍就跑出来，朝哥哥扑了过去。瞄准哥哥大腿里子的一击成功了！棍子命中了哥哥的大腿根。哥哥没想到爸爸的棍子真的会抡过来，有些大意了。这时，他突然“哎哟”一声，弯下了膝盖。丑女也抱着头悲鸣。但是哥哥才不会等着继续挨打呢。就在爸爸再次举棍的当儿，哥哥就像古典式摔跤选手，抱住爸爸的腰，推垮了他的重心。哥哥夺过棒球棍，毫不留情地捶打起爸爸。爸爸的背、屁股和大腿遭到毒打，他慢腾腾地在地上爬着，艰难地逃回自己的房间，把门锁上。“混蛋，竟敢打你老子？唉，有娘生没娘养的玩意儿！”爸爸的辱骂从里间流出来，哥哥假装听不见，拉起女孩就进了自己的房间。当然，棒球棍还提在他手里。

结果早在预料之中。爸爸早就不是二十出头血气方刚的哥哥的对手了。即便如此，爸爸仍然时不时跟哥哥较劲，当然少不得被痛打，由此看来，爸爸真是无药可救了。哪怕是只狗呢，挨几下打也知道低头耷拉尾巴啊，所以我常常怀疑爸爸的智商可能比哈巴狗还要低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从那天开始，哥哥带回来的女孩就在我们家住下来了。你看她头发染得黄黄的，指甲修剪得长长的，活像个在乡下茶馆里端茶倒水的女人。起先也许是看我们的脸色，所以话头不多，还以为她是个哑巴呢。后来渐渐熟悉，她就开始主动和我说话了。“叫我姐姐吧。”她递给我一个好像乞丐用的发卡想收买人心。她是不是以为我疯了，还让我管她叫姐。从那以后，女孩的名字就没变过。“那个。”一叫“那个”，就知道是在叫她了。“那个，给我煮包方便面？”“那个，钥匙在鞋柜上呢。”从来都是这样。

看来哥哥还是喜欢丑女，每天早早回家，跟女孩叮叮咣咣地玩儿。两个人在玩什么，其实我不是不知道，只是想到这是他们俩的私生活，所以在这里我就不说了。自从女孩来了我们家，我放在洗衣机里的内裤不翼而飞的事情就再没发生过，作为我来说，这也算是个收获。他拿走妹妹的内裤干什么呢？或者以为我不知道，虽说是哥哥，还是让人感觉很寒心。为什么我每次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因为不管怎么说哥哥都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啊。钱从哪儿来，钱从哥哥的口袋里来；饭从哪儿来，饭从哥哥的口袋里来。至于爸爸嘛，尽管我也不想这么说，但他的确是个饭桶。

“你只管学习。家里有我呢。”哥哥喜欢以这种方式说话。因为有了可以教训的对象，哥哥的脸上洋溢着庆幸不已的表情，他让我

坐下，然后展开他的长篇大论，那样子真是好笑。每当这时，我就在心里讥笑哥哥天天偷我内裤的事，也不知道哥哥有没有觉察，他还是做出深沉而又滑稽的表情，唠叨个没完没了。反正哥哥比爸爸还让人感觉舒服点儿，怎么着我也是他唯一的妹妹，方方面面都照顾着我，所以我就忍住了。至于爸爸，我真是话都懒得跟他说。如果说哥哥是欲望正盛的年纪，这样做还可以理解，可爸爸都年过花甲了，他干嘛要这样呢？我的校服明明放在衣柜里，怎么会出现在爸爸的床上？爸爸到底想干什么啊？这是展现给十四岁女儿的面貌吗？我越想越激动，希望你们能理解。这事要让你们碰上，恐怕还不一定能像我这样处之泰然呢。

但是哥哥并不像我这么宽容，他动不动就龇牙咧嘴，因为没能生吃爸爸而焦躁不安。当然，大部分错误都在爸爸。比如女孩来我们家第二天的事情就是这样。爸爸被哥哥用棒球棍打了好几下，这样的行为真让他颜面扫地。当然在爸爸身上指望什么老成持重，那也大错特错。最先挥舞大棒子的人不正是爸爸嘛。

于是，第二天真的出事了。那天，哥哥像往常一样早早下班，擦擦脚就到女孩的房间嘻嘻哈哈起来。表面看来，这是个和平的夜晚。不知道是谁在外面咣咣咣地敲门，打破了和平。很可能发生了什么急事，要不就是警察。警察造访我们家那也是家常便饭了。虽然主要是因为爸爸，但是跟哥哥有关的时候也不少。辖区派出所的几个巡警我们都认识。这次好像也是因为那些事，打开门一看，外面的叔叔们都是第一次见面。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察，还有一位稍微显老的便衣警察。

“李京植在家吗？”

便衣警察问道。我点了点头。

“他是你哥哥？”

我说是的。我朝着哥哥和女孩所在的房间大叫：“哥哥。”哥哥手提裤腰走上板炕。女孩探头探脑地观察情况。

“李京植？”

便衣警察问，哥哥连忙说是。警察叫女孩也出来。

“什么事啊？”

哥哥问道。老警察眼睛瞟着走出房间的女孩，回答说。

“我们接到报案，说你是青少年性交易犯。”

哥哥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

“什么？你以为这是援助交际吗？你见过二十岁男人跟十七岁女人搞援助交际的吗？要出钱才叫援助交际呢。我干吗花钱跟她睡觉啊？疯了，我？”

警察挠了挠头。

“那就是强行诱拐未成年人。你是不是想把这个女孩卖到茶馆去？废话少说，跟我们走一趟。”

哥哥歪着头，正要乖乖地跟出去，突然间若有所思地盯住警察，问道。

“谁报的案？”

警察无动于衷，再不回答。哥哥仿佛感觉到了什么，便来到爸爸房前，敲起门来。门从里边反锁了。头脑愚蠢的爸爸一锁门，反而暴露了自己报案的事实。

“快把这小子抓走啊。这个混账王八蛋。”

爸爸在门那边抓住门环，高声嚷嚷。结果，哥哥和女孩半夜三更被带到警察署，挨了好一顿痛骂。援助交际，或者青少年性交易说不过去，因为中间没有钱财往来。强行诱拐青少年的罪名也不成立，因为他们两个是协议同居。然而哥哥和女孩还是被警察折磨了将近一个通宵，终于得以回家。哥哥一回家，就拎起小斧子冲向爸爸的房间。门锁着，就用斧子砍。后来房门被砍了个大洞，都看得见房间里边的情景了。爸爸当然不会坐视不动。他正举着行军床的床腿，在床上恭候哥哥呢。哥哥冲进房间的刹那间，爸爸连声怪叫着猛扑过来。这次又是哥哥赢了。哥哥三下五除二就制服了爸爸，并将房间里的角角落落收拾了个底朝天。再没有比这更糟乱不堪的地方了。哥哥撒完了气出来，爸爸对着哥哥的后脑勺破口大骂。

“天哪，这个塔利班！”

哥哥扑哧笑了，径直回了自己的房间。哥哥竟然成了塔利班。那么爸爸认为自己是什么呢？难道是那个叫作什么北方同盟的大叔？反正不管怎么说，白天哥哥不在家的时候，爸爸就常常让我端正坐好，翻来覆去痛骂哥哥。爸爸说军队也好，教导所也好，反正应该把哥哥送到有围墙的地方，让他学学怎么做人。至于爸爸会不会真的那样，哥哥从来不关心。这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即使哥哥有所反应，爸爸也不会改变什么。

哥哥快回来的时候，女孩就会准备好晚饭。爸爸偶尔也能吃到饭。女孩把我的饭也准备好了。她的厨艺可真是一塌糊涂。

“你们家可真伟大。”

女孩欣赏完爸爸和哥哥的搏斗，逃到正在厨房吃萝卜盖饭的我身边，对我这样说道。

“废物，这么一点小事情，你竟然怕成这样。”

听了我的嘲笑，女孩恼羞成怒，高高举起了拳头。

“你这个小东西，真是！”

我本想跟她决战一场，转念一想还是刺她两句算了。

“我是看在哥哥的面子上才忍下来的。也不看看自己每天晚上气喘吁吁的熊样，还说这种大话。”

女孩哭笑不得地张大了嘴巴。我朝她吐了吐舌头，转身钻进自己的房间。打仗这东西，首先必须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。提前尝了男人的滋味，看见哥哥就直流哈喇子，就这样还有脸掺和别人家的事情，竟然还煞有介事地装什么姐姐。尽管如此，哥哥的脸还是一下子灿烂起来，看来真是托了这个臭丫头的福。近来爸爸和哥哥之间突然沉寂下来，一定是臭丫头消解了哥哥旺盛的性欲。反正男人这东西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就会无精打采。每当此时，要么打架，要么耍酒疯，两者必居其一。

直到十六岁，哥哥都是在爸爸的拳打脚踢中成长，那可是往死里打呢。想想爸爸对哥哥所做的勾当，大家能够一块儿活下来也真是幸运。先把哥哥尽情殴打一顿，如果仍不解气，爸爸就把哥哥扒得溜光，让他站在屋外。烂醉如泥的爸爸很快就把罚站的事抛到九霄云外，经常栽倒在地，酣然入睡。我准备好衣物来到外面，看见只穿一条内裤的哥哥正在瑟瑟发抖，嘴里不停地骂着爸爸。“狗日的，屎养的，鸡巴玩意儿，你等着吧。”哥哥刚到十六岁，预言就

变成了现实。醉眼蒙眬的爸爸猛扑上来，哥哥以拳头迎头痛击，将爸爸打倒在地，再用草绳紧紧捆住，然后就离家出走了。爸爸被捆在绳子里，嘴里念念有词地诅咒着儿子，突然横下里跌倒，又睡着了。其后四年，哥哥一次也没回过家，二十岁一到，也就是今年年初，他就像占领军一样堂堂正正地进城了。“兔崽子，你从哪儿爬出来的？”爸爸边骂边往上冲，哥哥只一踹，爸爸就被踢翻了。从此以后，哥哥就是家法。

如果一定要有人掌握权力，哥哥自然要比爸爸强。尽管爸爸骂哥哥是塔利班，然而不管塔利班也好，奥萨玛·本·拉登也好，都比爸爸强多了。凡是作为父亲应该具备的一切，爸爸都没有，他简直就是个坏爸爸综合套装。在我看来，要想成为好父母，不，哪怕只是平凡的父母呢，必须具备两点。第一，钱。作为父母，必须拿出最低限度的钱。买校服的钱、买学习用品的钱、买零食的钱，等等。可是这个人却连这最低限度的钱都拿不出来。岂止是拿不出来，就连儿子挣来的钱他都盯得很紧，时不时地盘剥。第二，说得过去的职业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，我没有瞧不起某些特定职业的意思。其实，我所谓的说得过去是指诚心诚意、热情而努力（哇，我竟然说出这种话来！）地达到工作所要求的一切。所以，即使我爸爸在百货商店门前擦皮鞋，我也会觉得光明正大；即使我爸爸拉人力车或者收废纸，我也会觉得堂堂正正。然而爸爸是个告密者，这就有点儿让人难为情了。是啊。爸爸是个专业告密者。每逢中秋或春节这样的大节，洞事务所的人甚至提着礼品来我们家走访。有个叫朴主事的公务员负责接待爸爸，他手里提着十公